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日本报刊影印集

朱成山 编
彭 曦 等译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

南京大虐殺史研究と文献シリーズ

Series of Books on the Studies and Documents
of Nanjing Massacre

朱成山 编

Edited by Zhu Chengshan
丛书主编 朱成山

Photocopies of Japanese Newspaper Reports on Japanese
Invasions in the Nanjing Massacre (volume I)

Edited by Zhu Chengshan

[上册]

侵華日軍南京大虐殺日本新聞復刻版(上)

朱成山 编



遇难者
VICTIMS
遭難者 300000

南

人研究与文献系列丛书

丛书主编 朱成山

28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日本报刊影印集
[上册]

朱成山 编
彭 曦 等译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日本报刊影印集 / 朱成山编

— 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

ISBN 978-7-80718-845-2

I .①侵… II .①朱… III .①南京大屠杀—史料

IV .①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30215号

书 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日本报刊影印集

编 者：朱成山

译 者：彭 曦 等

出版发行：南京出版社

社址：南京市成贤街43号3号楼 邮编：210018

网址：<http://www.njchs.com>

联系电话：025-83283871（营销） 025-83283883（编务）

电子信箱：njchs1988@163.com

责任编辑：沈丽国 朱天乐

装帧设计：杨 简

印 刷：南京工大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58.75

字 数：1000千

版 次：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18-845-2

定 价：240.00元（上、下册）

封面图片为《大阪毎日新闻》1937年12月7日侵华日军占领紫金山麓

封底图片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标志碑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系列丛书》

编委会成员

顾问 张伯兴 张宪文 孙宅巍 经盛鸿

主任 杨新力 徐 宁

副主任 司锦泉 陈沈张 王 寇

朱成山 朱同芳 彭振刚

主编 朱成山

副主编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振犊 王卫星 朱同芳 张连红

张 生 孟国祥 徐康英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星 王伟民 卢海鸣 艾德林

朱天乐 刘燕军 沈丽国 陈俊峰

杨 斌 周 红 赵建民 段月萍

郭必强 侯曙光 袁志秀 高晓星

曹必宏 夏 蓓 徐立刚 葛 莱

樊立文

丛书总序

张伯兴

70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在南京制造的震惊中外的大屠杀事件，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诸多暴行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暴行之一。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了正义的审判，对战争罪犯进行了严惩，为中国人民和被侵略的世界各国人民伸张了正义，使被侵略的受害者，特别是南京被屠杀的30万亡灵得到慰藉、得以瞑目。

南京大屠杀事件距今已70年，早已是历史的铁案。然而，至今日本当局在对待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上，一直采取暧昧或含糊其词的态度，致使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嚣张，一再出现否认侵华战争性质、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不断散布美化侵略和殖民统治的言论。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时，竟把“侵略”改为“进入”中国，意欲达到否认侵略，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目的。这些卑劣行径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南京人民的愤慨。他们纷纷要求编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并为遇难同胞建馆立碑，借以铁的事实来驳斥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华历史的言论，并昭示后人，永远不要忘记屈辱的历史，激励大家立下以史为鉴、振兴中华的决心。1983年11月，南京市人民政府顺应人民群众的意愿，组织力量对南京大屠杀史展开研究。

1983年至1985年，随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筹建和建成，纪念馆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向国内外的档案馆、博物馆、影片资料馆、史学研究单位、高等院校以及中外人士广泛地开展了南京大屠杀史料的征集工作，收集到一批当年留在南京的中外人士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纪实、日记以及“两个法庭”审判的档案资料等。与此同时，还于1984年在10个城区和郊区范围内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进行了普查，发现仍健在的幸存者、目睹者、受害者1756人，并专访了参与“两个法庭”审判的重要历史见证人。在此基础上，组织南京地区的专家、学者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研究，除陈列展示外，还编辑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等书籍，拍摄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纪录片。这些资料集和专著的出版时间较早，影响较大，对推动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近十多年来，随着国内外一批新的史料的发现和公布，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研究内容逐步深化，其研究形式、方法、机构均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适应研究形势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推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广泛深入地开展，于1995年率先发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民间学术性研究机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该研究会的成立，在国内外反响很大，团结了一大批中外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专家学者。研究会多次召开了有关南京大屠杀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推动南京大屠杀史的深入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研究会和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先后编辑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屠杀暴行日志》《南京大屠杀与国际大救援图集》等20多本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专著。与此同时，有关研究人员还先后赴美、德、英、日、丹麦及中国台湾地区，收集到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史的新资料，随即出版了一批新的史料集和专著以及南京大屠杀的音像制品。2005年以来，由南京大学历史系张宪文教授主编的28册《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最具有代表性，是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最新成果，为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提供了全面系统的依据，在国内外引起了高度的关注。

上述这些史料的出版，大多偏重于史料性，其研究性，特别是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留下的证物证据涉及得相对比较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经多年的广泛征集，收集到数万件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物和资料。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和南京市委宣传部的关心、资助下，研究会拟组织专家对这些文物、史料进行鉴定与研究，在此基础上出版一套系列专史研究与文献丛书，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印记（手印篇、脚印篇）》《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像》《南京大屠杀历史报刊集》《南京大屠杀文物史话（纸质类、铁质类）》《南京保卫战阵亡将士档案》等。这些图书的编撰与出版将填补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在实证性研究方面的空白，使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更具全面性和完整性。由于文物类、名录类、档案类等类别史料内容广泛，征集与研究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我们将按类别陆续以分册形式整理出版。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以史

为鉴，面向未来，维护永久的中日友好关系和世界和平，我们将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为平台，团结海内外有志于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专家学者，进一步加强海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把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2007年5月

（作者现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顾问）

导 论

在对外侵略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一直非常重视新闻舆论的作用，早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就派遣战地记者进行报道。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22日，日本政府提出了《关于北支事变的宣传实施纲要》。此份纲要分“一般方针”“对内宣传”“对外宣传”“对支宣传”四部分，明确强调“思想战”“宣传战”的概念，声称“要促进全体国民的思想战、宣传战、经济战等实践的运动”。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8月24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即从思想深处将国民充分发动起来，“统一国家舆论，以收举国一致之实”。

在这样的氛围中，日本各大新闻媒体闻风而动，组织多种活动，策应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为侵略战争鼓噪宣传。同时，大批新闻记者随军前往中国前线，成为“随军记者”，派遣随军记者较多的报社有大阪朝日新闻社、东京朝日新闻社、读卖新闻社、同盟通讯社等。不仅如此，为鼓舞士气，日本政府还特意征召了一批作家、艺术家，组成所谓笔部队，到中国观战、采访，并以报告文学、小说、诗歌、随笔、“圣战美术”等多种形式协力侵华战争，美其名曰“文学报国”“艺术报国”。各大报纸每天都将中国战场的消息作为重要新闻刊登，有的报纸通篇充斥着鼓吹和煽动侵华战争的文章和歪曲中国真相的报道，极力煽动国民的战争狂热。除了正常的版面外，各报社还根据战场上的情况随时刊出“号外”。日本国民

主要靠看报纸来了解和把握战争情况，新闻媒体对战争狂热、煽动的报道，对日本国民起了不可忽视的引导作用。

为打击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迫使中国国民政府投降，8月15日，日军飞机首次空袭中国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日本的新闻媒体将其吹嘘为世界首次“渡洋爆击的壮举”“铁锚象征的长征”。在其后的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对南京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狂轰滥炸，成千上万的南京军民丧生，许多公共设施、工厂及民房被炸毁。日军的无差别轰炸暴行遭到世界舆论的抗议和谴责。然而，日本新闻媒体根本无视这些抗议和谴责，“被轰炸得体无完肤”（《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8月22日）“空袭南京，我飞机铺天盖地”（《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12月8日）等字眼充斥报端。

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其后，日军兵分三路围攻南京。日军各部队争当进攻南京的急先锋，随军记者们争相报道各部队进攻的情况，甚至动用飞机传递新闻。“向南京！向南京！”军方摩拳擦掌，新闻界兴奋异常，日本朝野津津乐道。据统计，随军的记者、摄影师、无线电技师、联络员、汽车司机等加在一起超过200人，形成一条报道日军进攻南京消息的新闻阵线。新闻界连日报道日本军队进攻南京连战连胜的消息，“皇军势如破竹、占领广德”“‘南京最后时刻’迫近”（《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12月1日）“占领金坛，争向句容，气势冲天”“形成包围南京之态势，皇军勇猛，一举攻破之目标”（《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12月5日）等字眼频频见诸报端，甚至还对南京陷落后的庆祝方式作了展望，“‘南京陷落’的大旗帜下，帝国首都沸腾的夜晚”（《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12月8日）。新闻界的报道极大地煽动了日本国民庆贺胜利的狂热情绪，使其对早日攻占南京的期待越来越强烈。如此巨大的狂热情绪更激起日军高级军官的功名欲，

他们愈发加快脚步进攻的步伐，都想抢得“攻入南京的头功”。

与军国主义同流合污是战时日本新闻界的最大特点。日军在向南京进军的过程中，杀烧淫掠，犯下了无数暴行，江南一带的民众陷入了悲惨境地。随军记者们对日军所谓的英勇行为进行了大肆渲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百人斩竞赛”。1937年11月，在侵华日军由淞沪战场向南京进军的途中，日军第16师团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提出进行“百人斩竞赛”，约定先杀满100人者获胜。从11月30日至12月8日，《东京日日新闻》连续四次跟踪报道了这场骇人听闻的“百人斩竞赛”。除了《东京日日新闻》之外，《大阪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等许多报纸也都刊发了“百人斩竞赛”的消息。日本报纸除了大肆报道“百人斩竞赛”等残酷的杀人游戏之外，还在报纸上宣传所谓的杀敌方法。在举国一致狂热参与侵略战争的氛围中，这些所谓的武勇传在日本社会传播开来，在日本国内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向井敏明、野田毅之流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直到战后，人们才意识到这是重大的犯罪行为。毋庸置疑，新闻媒体推波助澜，充当侵略战争的吹鼓手，其罪责不可饶恕。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为用武力迫使“中国畏服”，日军纵兵屠杀无辜，制造极端恐怖，开展了有计划的大规模屠杀。无辜平民以及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惨遭日军集体射杀并毁尸灭迹者有19万余人；遭日军零散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掩埋有15万余具。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强奸和轮奸妇女达两万多起，全城1/3的建筑遭毁坏，大量公私财物遭掠夺。南京沦为“活地狱”。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负责人魏特琳在日记中多次写道：“要是日本民众知道南京发生的事情就好了。”但是，

由于日军当局实行严密的新闻统制政策，日本军队占领南京以后的实况，日本报纸几乎没有记载。由于留在南京的西方新闻记者和西方侨民的努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被西方主流媒体登载，在西方世界已经广为人知，唯有日本民众毫不知情。正如英国《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田伯烈在当时所指出的那样：“日本军队占领南京以后的情形，日本报纸上很少记载，或者简直可以说没有什么记载……日本报纸却想把南京粉饰为太平安静的地方。”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内务省警察保安局向各厅长官及各府、县发出了《处理有关时局报告的文件》，规定在宣传报道中，对“反战反军的演说”“离间军民”的报道以及“有将日本对外政策喻为侵略主义之虞的内容”，要“严加注意并取缔”。1937年9月9日，日陆军省新闻报道检查机关发布《报纸可否登载事项审订纲要》，规定：“凡对我军不利的通讯、照片”“对逮捕、审讯中国兵和中国人的通讯，可能给人以虐待感的照片”等，全都不许刊登。《每日新闻》记者前坂俊之在《受到检查的南京大屠杀》一文中指出，为了防止日军暴行流传于世，日本当局曾限制刊登南京大屠杀的文章。前坂俊之根据《出版警察报》统计，被禁的有关南京大屠杀文章仅1938年头三个月就达182篇。《每日新闻》社迄今仍保存着当年日军当局审查“不许可”发行的大量战时新闻图片。

日本新闻媒体对南京的攻城战以及其后的“扫荡战”进行了多角度、大篇幅的报道，大肆炫耀日军的战果，“溯江逃跑的敌军，宛如水底的碎藻，皇军从两岸猛射”（《东京日日新闻》12月13日），“15 000名南京城败兵，瞬间俘获”（《大阪朝日》12月16日），“南京一带扫荡的战果，歼灭、俘虏敌军6万，皇军仍在继续扫荡敌军”（《东京朝日新闻》12月16日），“敌人遗弃尸体8 4000具，被俘10 500人”（《东京朝日新

闻》1937年12月30日)。但是,对于俘虏的下落,新闻媒体没有后续报道。其实,不保留俘虏是日军的既定方针,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日记中记述道:“大体上采取不保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日军部队的《战斗详报》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日本新闻媒体的报道中,日军大肆屠杀俘虏的血腥事实被蓄意掩盖了。

日本新闻媒体不仅极力掩盖日军实施大屠杀的残酷侵略事实,还凭空捏造出一幅社会秩序恢复、居民安居乐业的“祥和”景象,“因我军入城而安心耕地的农民”“战火平息,天气晴朗,中国良民在忙着重建被暴虐的中国人摧毁的家”“中国军撤退了终于松了口气,从心底感到高兴,哈哈哈(一位避难地里的小商贩如是说)”(《大阪朝日新闻》12月21日)。更有甚者,还把日军抢劫破坏的罪行嫁祸于中国方面,“南京城自不必说,处在交战地区的各大都市以及农村均遭到中国军队以及暴民的掠夺,加之炮火的洗礼,基本化为灰烬”(《东京朝日》12月19日)。日本人在上海主办的《新申报》1938年1月8日刊登了题为《日本军亲切关怀难民 南京充满和睦气氛》的报道:“南京街道极为平静。深情厚谊的太阳之光尤为和煦地照射在西北部的难民区。九死一生地逃出来的难民们,受到了日本军的亲切抚慰……现在,南京是引起各国注意的最好的地方。因为在这里,谁都能呼吸到和平生活和愉快工作的空气。”

对于日本新闻当局的虚伪宣传,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在其日记和书信中多次予以揭露和批判。金陵大学美籍教授斯迈思在1938年3月8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也更加了解了日本的新闻宣传!在他们滥施淫威的一月份,日本新闻小组在城里演出日本士兵给小孩发糖和一名日本军医给20名孩子检查身体的闹剧,但这些举动在照相机不存在时怎么没有重复呢?”金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教授魏特琳在1938年1月21日的日记中，对《新申报》刊登的报道作了如下评价：“文章有25句话，其中4句是真话，即关于太阳的一句、鼓楼的一句、有关宪兵的一句和日本国旗位置的一句，有一句话一半是真的，19句是假的，还有一句我无法确定。”

不可否认，中国军队在部署守卫时，出于军事目的烧毁了小部分村庄和民房，一度造成恐慌，但是，这只是局限于很小的范围内。金陵大学教授斯迈思在1938年所做的调查中指出，南京城内的房屋中，2.7%毁于交战因素，33%毁于纵火，54%除火烧外还附带被抢劫，大部分被火烧掉的商店，往往是先遭到士兵的抢劫，接着又遭到军用卡车队的正式掠夺。也就是说，焚烧和抢劫的主体主要是日本士兵。12月21日，南京22名外侨联名致函日本大使馆，敦请日方制止士兵大规模的纵火行为，“使残余部分不再遭无情的或有组织的焚烧”。马吉牧师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人经常轻蔑地谈论中国军队是多么的无组织纪律，但日本人自己比我现在所见到的最坏的土匪还要坏。”由于生活所迫，小部分难民中确有抢劫现象存在，但主要发生于1938年1月以后，在此之前极少发生。从规模上来说，难民的抢劫与日军的抢劫绝不能同日而语。当时留在安全区的陶秀夫也注意到难民的“抢劫”现象，但他指出：“此尤其小焉者也。日寇之掳掠，率军一队，卡车数量，予取予夺，不汝瑕疵，民间之精华悉尽。”斯迈思也认为：“日本人的抢劫，完全不能和老百姓的行为同日而语，老百姓只是小偷小摸，而他们则是把所有的东西都翻出来。”

综上所述，在侵占南京的过程中，日本新闻媒体作为日本政府的战争工具，在战争舆论宣传与国民动员方面极尽鼓噪之能事，同时蓄意掩盖日军的屠杀、抢劫、焚烧暴行，以达到混淆视听、迷惑大众的目的。

目 录

导论 / 1

上册（丛书28）

东京朝日新闻

（1937年8月13日—1937年12月30日）/ 1

大阪朝日新闻

（1937年11月9日—1937年12月21日）/ 151

下册（丛书29）

大阪毎日新闻

（1937年12月1日—1938年1月30日）/ 499

静冈民友新闻

（1937年12月1日—1937年12月30日）/ 661

河北新报

（1937年12月11日—1937年12月16日）/ 753

新爱知

(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18日) / 787

名古屋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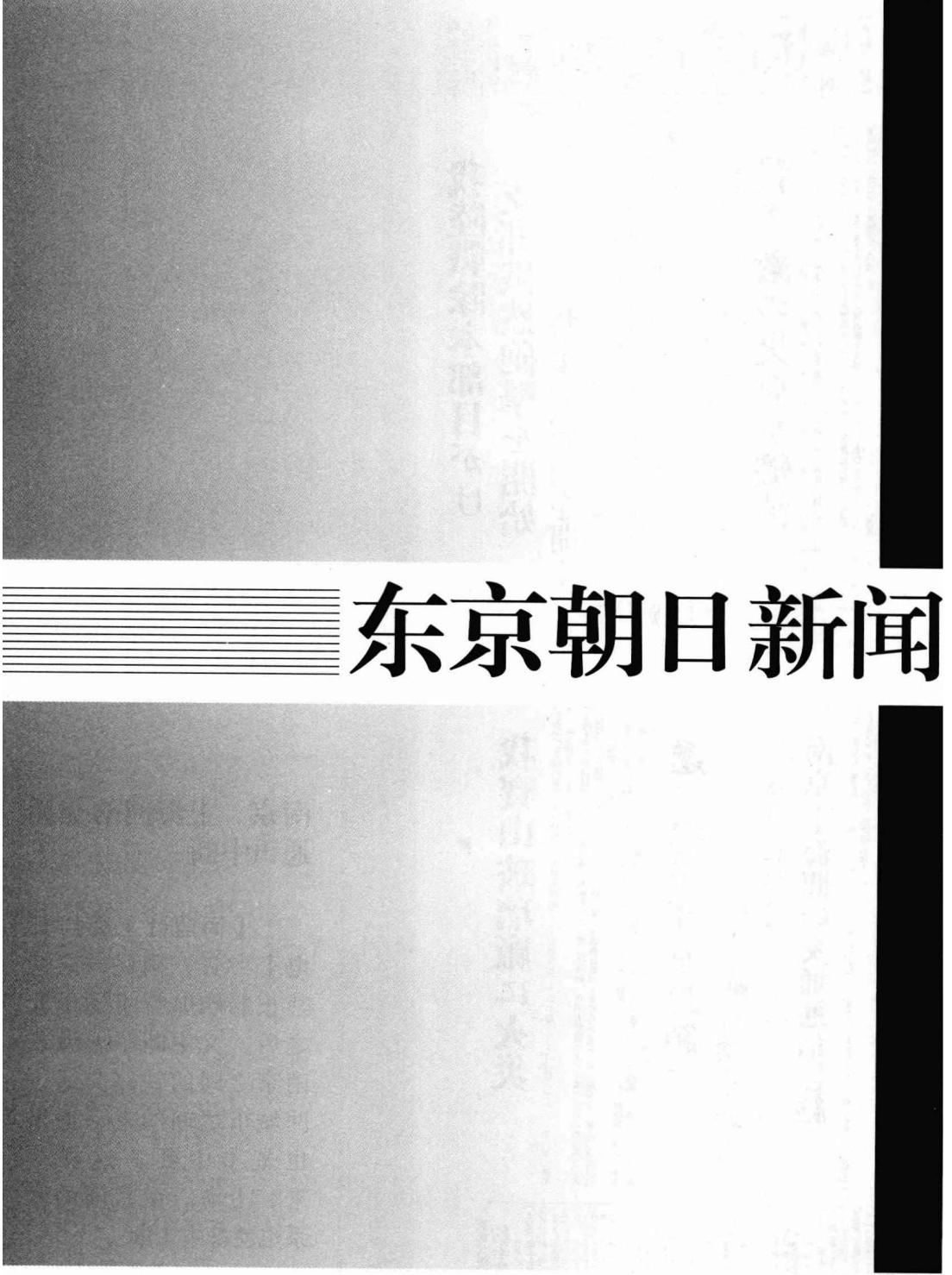
(1937年12月1日—1937年12月16日) / 831

福井新闻

(1937年12月5日—1938年1月25日) / 873

新泻新闻

(1937年11月23日—1937年11月25日) / 909



东京朝日新闻